

从文化融合到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逻辑选择

陈方芳^{1,2}, 童瑶¹

(1.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2. 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精神内核,为促成中华民族大团结而形成的强大精神能量场。当前,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面临着源自政治、价值、学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复杂挑战。对此,需要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思想红线、尊重文化差异、夯实经济基础四个路径着手,以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实践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共识与力量。

关键词: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文化融合;国家认同;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3)04-0010-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3.04.002

From Culture Integration to Nation Identification: A Logic Selection to Construct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ommunity

Chen Fangfang^{1,2}, Tong Yao¹

(1. 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ommunity with Chinese cultures as its spiritual core is a powerful spiritual energy field which has been formed to promote a great unity among Chinese ethnics. Curr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ommunity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omplex challenges originated from politics, value, scholarism, economy, etc. Bas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mmunity's practical process with casting the sense of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ommunity as its main line from four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persisting in ideological red line, respecting 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tamping economic foundation, thus to build consensus and strength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Chinese nation great rejuve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ethnic culture community; culture integration;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ethnic unity

收稿日期:2023-03-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2YJC710005);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2A0207)

作者简介:陈方芳(1990—),男,博士,湖南省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文化安全等研究。

通信作者:童瑶(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1]文化作为一种把一定社会群体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可以看作是“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2]。文化之于个人是内在修养,之于国家是思想根基,之于民族是精神命脉。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又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共性和特性。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就是要形成一个“以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记忆、传统价值观和共同心理特征等为纽带组成的民族文化有机体”^[3],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共生。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傅才武等从重建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和国家认同三条技术路径入手,提出要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3]。余冬林等通过阐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形成机制及历史演变,指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性^[4]。面对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既要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来规范遏制不良社会风气,又要从促进各民族文化融合和价值共通的角度来深化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对国家的认同,以期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二、价值意蕴: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时代意义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的强盛,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追求。”^[5]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就是要构建中华文化的中心轴和主心骨,如果没有这样的中流砥柱和架海金梁,“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因而,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有助于构筑互通的文化心理,并促成趋同的价值观选择,以期形成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基石。

(一)底层逻辑:构建共同的文化心理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尽管中华文化曾在历史长河中历经繁荣兴盛,尔后几经萧条沉寂,但最终又在新时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是以一种“大一统”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齐鸣”。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也因其根深叶茂的个性特点,成为构建共同文化心理的“培养皿”。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能为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提供强大的底气。它有利于人民跳出“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的思想范式,对中华文化满怀信心,不断增强自身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由此,也认识到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无论历史上曾经面临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华民族都能以昂扬向上的姿态向前迈进,赓续文化基因。这种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一脉相承,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凝聚了一定的思想根基和共同的文化心理,也有利于推动各民族形成共担共建、共创共享的共同体意识。

(二)价值判断:促进趋同的价值观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1]。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广阔、文化多

样。基于不同的经济、历史、地理等背景,传承至今的中华文化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质。因而,想要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和融合发展,必须推进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促进趋同的主流价值体系形成。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有利于打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壁垒,又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黏合力”,增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了解与融合。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是对“加强民族团结”这一时代课题作出的有力回应,也是在构筑各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形成趋同价值选择的可行路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在各民族平等交流中,经岁月积淀、凝聚而形成的精神纽带,有着强大的凝聚力,能为强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以多元一体的符号标识强化人民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求解中华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承载着我国各族人民最深沉的情感和智慧,这有利于催化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拥护,使各族人民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趋同性。更重要的是,以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桥梁,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可以和睦共生,而受不同文化形态影响的群体和个体也能够相互认可、理解,继而实现对中华文化的共性价值表达。

(三)政治前提:确保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当前国际发展形势多变,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和斗争愈演愈烈。部分西方国家正以其“逆行倒施”的社会思潮妄图破坏中华民族的共生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实现团结统一是不可想象的。”^[8]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想促进各族人民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兴旺紧密联系,就必须推进中华文化朝着结构更稳定、力量更坚固的共同体模式发展,着力提升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认

同感和忠诚度。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认同基础之上的价值共识机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是新时代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崭新表达,深化了人民对党的高度政治认同;又能够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以中华民族文化之合力击退西方错误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因其“劲往一处使”的结构特性,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中国共产党应对西方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新型扩张形式提供了全新理论指导,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这样的政治认同、领导力量认同,正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底蕴。

(四)根本路径:共筑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精神家园

当前,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要进一步以国家认同为基础。要想发扬中华文化中蕴含的和谐价值理念,进一步提升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来推动中华文明的协同发展。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既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群策群力;又有利于强化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建立中华文明相通相融的文化体系,使各族人民共享文明发展的成果。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基于民族文化融汇发展趋势下产生的共同体结构,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显现,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因其具有“大同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为推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通识性话语体系。中华文化始终倡导“和平、和谐、和合”等共生理念,古有“大同社会、世外桃源、天下为公”等美好愿景,今有“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奋斗目标,这些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理想社会的描摹与向

往,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设想的提出具有一致性,旨在维护和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既有助于各民族文化在彼此包容和相互学习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共生发展,进一步夯实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支撑体系。在这种强大精神纽带的联结下,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就能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现实挑战: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面临多重复杂因素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提供了新思路,但仍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多重挑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挑衅论”:操弄地缘政治的惯用手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9]受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地理区位条件等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是民族反动势力的特殊关注点,以“藏独”和“疆独”为首的分裂行迹还未消弭,地缘安全问题复杂,主要表现在通过“教族捆绑”传播狭隘的民族意识,鼓噪“西藏人权问题”和“新疆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借以掩盖其分裂祖国的目的^[10]。中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同”“异”共存共生。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11]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应当坚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难看出,“同”才是当下民族议题的核心,而非民族反动势力所强调的“异”。反动势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从宗教、族源、谱系等方面着手高谈阔论“华夷之辩”,影响中华各

民族的文化交融、和合共生。另外,为进一步解构多民族国家疆域,挑起民族矛盾,民族反动势力还在舆论宣传上鼓吹歪理邪说,如“突厥民族至上论”“汉族侵略论”和“泛突厥共同体论”等^[12],借此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影响其主观判断和认知。这种污名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行为,将会破坏中华民族来之不易的大团结,阻碍我国的和平发展进程。

(二)价值“博弈论”:弱化民族意识的人为手段

若从理论层面谈论价值选择的排序,国家认同是要高于地区认同的。部分民族地区的个别民众被误导而出现价值错序,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一方面,民族反动势力正不遗余力地打“人权牌”,渲染中国人权状况一塌糊涂的假象^[13]。这种不良风潮存在解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风险。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港独”“台独”势力还有意强调民族间的“区别”以及地域和制度上的“优越性”,使部分民众产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误区,分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14]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西方反华意识形态通过对外开放的国门涌入我国,境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他们将少数民族成员包装成“受害者”的形象,通过宣扬“和平、民主、自由、博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污蔑中国政府在民族地区犯下的“种族罪”和“反人类罪”^[15],使其反渗透思想更具隐蔽性。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基于西方霸权政治意图包装出来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16]。虽然这些反动势力所采用的手段花样百出,但究其本质都是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地分化中华民族团结稳定的结构,必然会挑战中华民族原有的共有价值和文化认同。

(三)历史“模糊论”:磨灭民族记忆的学术舆论

古语有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该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是民族共同记忆的凝结,不能听信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和抹黑历史,走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民族反动势力用文化虚无主义冲击本民族原有文化自信、用历史虚无主义抹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美好景象。一方面,这些虚无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试图操控舆论走向,削弱民族认同的基础。如新冠疫情暴发时,境内外反华势力质疑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方略,借机批判我国现有的制度与防疫政策,表现出了极其狭隘、偏激的个人立场,这种非理性的负面言论会误导民族地区个别群众质疑和抹黑国家历史主张。另一方面,民族反动势力还将矛头对准我国多民族聚居的历史事实,“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在于扰乱人心”^[17]。他们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肆意妄言我国新疆、西藏等地区并非由历代中央政府所统辖治理、民族成员并非中华儿女;甚至还喊着“剥夺人权”的口号“抵制新疆棉花”,污蔑新疆地区存在“宗教歧视”和“劳动压榨”等现象^[18],极力攻击我国的民族政策。这种随意篡改乃至否认民族历史的行迹必然会影影响不明真相人士对民族历史的认知,并在社会上引发负面舆论,不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环境。

(四)区域“对立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易滋生心理落差

从现实逻辑来审视,在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团结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将弱化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在利益协调、价值引导、思想整合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诚如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尤其是,当部分民族地区人民将自身经济情况

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落差感和相对疏离感,进而可能会影响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置于优先位置,采取集中优势资源,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后富^[20]。此举是根据我国“地域广阔,各地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国情判断而做出的科学决策^[21],遵循的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其优点是能够抓住和突出重点、集中优势资源,以部分地区的优先发展来撬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时可能会导致不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也将使部分身处不发达民族地区的人民感受到差距和不平等,他们无法切身体会“共同体”这一概念包含的平等、公平之意,意识层面就可能会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产生质疑。

四、实践指向: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路径选择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项关系党的执政安全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长期工程,也是推动中华文化繁荣、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快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思想红线、尊重文化差异、夯实经济基础等路径着手,采取相应措施,着力化解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所面临的挑战。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人民群众才能手牵手、心连心,排除万难、克服艰辛,中华民族才能呈现

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景象。因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既是强化我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奋斗精神,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引领,也是凝聚民族合力、共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起着目标指引和把稳方向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想要进一步推进各民族间的交融互动、消除异化价值渗透导致的民族认同危机,就必须引导中国人民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使56个民族密切地凝聚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相通血脉和命运纽带”^[22]。只有不断叠加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厚度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深度,才能激发每个人的共同体意识,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实践证明,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11]。这是从更高的战略维度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并要求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推行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工作,以此构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凝聚起前进奋斗的力量。

(二)坚守思想红线: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对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1]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方向,体现的是全体中华儿女思想与认知层面的同频共振。铸就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就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思想指导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每个人心中的共同体意识,使其处于一种和谐、包容的价值体系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的行为取向和价值选择,表现出了强大的现实观照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民始终保持方向清醒、立场坚定,才能凝练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形象面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各族人民的心中,催生彼此间的文化基因联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广泛认同的思想共识,奋力绘就中华民族最大同心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也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提供了思想引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23],为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精神之魂与力量之源。

(三)尊重文化差异:构建民族大团结话语体系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这种认同意识是保持民族和睦的心理基础,也是维系中华民族文化大团结的情感纽带。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是为了凝聚中华民族思想共识,并赋能中华民族强大的话语权,进而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我国拥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认同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根基,二者互为依托与前提。需要指明的是,各民族文化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集体记忆,但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话语体系”^[1],充分挖掘各民族文化中包含着的更高层次的共同意识与开放包容的精神价值,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话语体系,在尊重文化差异中推进文化交融。

构建中华民族大团结话语体系的背后所体现的是各民族思想和价值观的一致,根本目的在于兼收并蓄地吸纳和包容各民族地区的文化,为各族人民提供一个和平交往、平等对话的媒介。这种共同的话语体系不仅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注重语言文字使用的统一规范,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并不冲突。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主题,并引导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认可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结构,以此巩固人民齐力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助力民族团结进步。

(四) 夯实经济基础:走全民族共同富裕道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意识的觉醒程度和发展高度^[24]。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精神共同体,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因而会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构建对促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与思想遵循,也有利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民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较大,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是解决当下民族团结工作问题,共建经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逻辑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讨论民族治理方略时强调:“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11]因而,铸就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深入促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两者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由此增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少数民族地区如果长期处于落后的局面,可能会引起民众心理失衡,影响中华各民族间的融洽关系。因而要加强对民族地区的帮扶政策,全方位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教育资源等民生状况。同时,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身处民族地区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也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份子,提升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平均富裕,而是有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实践过程。因此,还应当奋力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认知偏差,在实现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族人民的利益诉求,以此促成利益共建、成果共享、思想共鸣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五、结论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立足于党和人民奋进新时代、走好新征程所提出的宏伟构想。这个由中华民族集体共创的精神成果,将继续融会贯通地借鉴与吸收不同发展形式的文化样态,使各族文化在平等互惠的现实基础上实现良性共生,以推动整个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团结进步与和谐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虽任重而道远,但我们相信它将不断完善,持续发力,把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守护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兴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9-28.
- [2]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
- [3] 傅才武,严星柔. 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63-74.
- [4] 余冬林,傅才武.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涵、形成及历

- 史演变[J]. 北京社会科学, 2021(12): 4-12.
- [5] 历史文化决定道路选择[N]. 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6-08-29.
-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3.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405.
- [8]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09-30.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17.
- [10] 李学保. 涉藏、涉疆外交面临的困扰及化解之道[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1): 7-14.
- [11]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1-08-29.
- [12] 阿不力克木·阿不都热依木. 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及其防范对策研究[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117-125.
- [13] 曾楠. 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建构: 基于国家仪式的视角[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1): 56-62.
- [1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15] 周鹏.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22.
- [16] 李诗芹, 张可荣, 陈浩凯. 从软实力到影响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机遇、挑战与战略举措[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6): 11-1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113.
- [18] 于远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养研究[D]. 沈阳: 沈阳工业大学, 2022.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91.
- [20] 石碧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演变及展望[J]. 理论视野, 2021(12): 58-63.
- [21] 房德良. 非均衡发展及政府关注: 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 136-141.
- [22] 李德顺. 怎样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J].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3(11): 60-62.
- [23]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N]. 人民日报, 2014-05-30.
- [24] 董慧, 王晓珍.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4): 21-30.